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四十二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通志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管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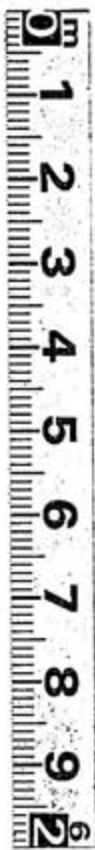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202





東萊先生著書立言  
並行于世卒蓋曰成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二卷

諸儒四

呂祖謙

按宋鑑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金華人早擢高第歷官著作郎直秘閣相道於婺為一代宗師号東萊先生著書立言並行于世卒蓋曰成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傳孝多識則有

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盡失之抵不可失之巧

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此○問東萊之學曰伯

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嘗曰看文字却不子

細回嘗與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據治字於理為是他

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

看籠着眼讀書只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

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心  
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頂有一箇六與不具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  
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平亦未為全具今  
仁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此更添入集覽仁宗  
宋鑑仁宗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奉進士除國子博士宰相盧象  
文率以自代宗入對首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卒官  
職按實上責以囚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  
以吳氏世掌兵為慮奏選他將代之遂華世將之患官終同知樞  
密院事卒贈  
太師諡忠定○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有感疾了一日  
要做一年若不死自送武至五季只半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  
字入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  
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而先人

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這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  
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落落處  
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怨耻之說且嘗  
義緣多貧賤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  
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集覽  
伯恭按唐鑑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志高迈開元末擢  
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後周自源令錄山父巡起兵討賊賊許  
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許  
人朝化馬  
按唐鑑遠新城人祖敬宗文學能李士遠實厚  
長者安祿山反與張巡同守睢陽城陷  
不取死宣宗時圖像於凌烟閣上而已○伯恭太史公之孝以  
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辯乎由古史言馬遷之陋而不孝疎  
略而整信此二句最中馬迂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古之帝  
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此語甚好其嘗問伯其此豈馬氏所能及然字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也其說得個頭我乃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不猶馬氏禮書曰天子之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執其大然下句云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不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已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者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迂知行夏之時葉殷之輅服周之官此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氏然迂當煖重神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迂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許力也用權謀也用

聖以六經

一極之心

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推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曰古史皆刪去之畫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筆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其矣張翥翥不說詩騷虞篇于差于翥尾長於身不踐生羽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也翥不說詩小雅福交交系意母集于教未子云系意翥脂也俗呼青蒲食內不食粟○替先生豫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濟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不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昌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

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薛岳始

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效孤忠面獄之死不悔迨

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薛岳始竊大柄後

謂韓侂胄也天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效孤忠面獄之死不

海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岳不

寺丞呂祖儉于紹州初祖儉上疏訴岳之失不當罷斥岳侵韓侂

胄有旨祖儉明北周上送紹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于貶所

**陸九淵**按宋鑑九淵字子靜金谿人

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合乾道

中進士官至知荆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

數十百人有詩文語錄傳世卒諡曰文安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

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

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實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聖言語道斷心行

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

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吟木肯

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意論性不知所經何事○其問

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息其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此是閑議論其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

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將何物去擇乎中  
庸將何物去察爾言論盡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正意則不可  
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揮將去若無意見成  
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字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  
語其學正似管字故常語這字子又問陸晉云人不惟不知孟子

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鶴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  
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  
必能不動。回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三釋氏豈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  
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  
儒與理比曾釋氏與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  
包敏道至說成義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得  
曰他說湏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  
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智鈍一時見未到得別  
人說出來及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  
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重見得底人謂之內若別

吾儒  
萬理  
皆實

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利如此不是告子  
之說如生而知之燮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順利而行之  
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項得自我心而出  
方謂之內所以指各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不見行如此  
便一向執者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  
病病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卒外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  
理會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  
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  
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子  
愆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龐惡底氣都做心之妙  
理。合當恁地自欲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真佛之所以與



儒異者正是他底全是利吾儒皆是全在義其於他云公亦見  
得第一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  
何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血不好今不任意發出  
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  
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夾將去皆害事不害事者靜  
書見他許多處真底意畏可畏其徒都是這樣不說得我可使  
無天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此工夫  
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血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  
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私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  
曰聖門倒豈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  
可若以為不得則克舜之說上業上周公之思善三王孔子之好

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者是孟子之願孝孔子之念仁且克去矣看  
他意思只是禪話云云不起鐵毫修養無相光中常自在他云  
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是兩頭明中間暗或謂  
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也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  
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  
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  
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  
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天良快樂何不便回去耶既無家送如  
何便即去得又如脾胃傷人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行飯肉塞  
入他口不問他受得與受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  
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

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天良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  
篤敬善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初省  
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人之說  
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掣身與人說省察他便  
反而言之謂真是涵養者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涵養省察以  
勝之自是好為阿佛馬祖之說致令其明人以夫子之道奪夫  
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語無聖人教  
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  
私方得聖學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  
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告蘧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

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其麻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  
習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  
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  
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  
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上曉上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  
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字字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  
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不及底趨向上去  
却好只緣他才高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  
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  
只差了些子所謂差毫釐幾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  
便說做天地之外去章者便只管隨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

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驚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曾思而不學則死。正謂無底。曾便危殆也。出上有不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上進時其銳然其退亦速。然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曰義曰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集覽（錫山按一統志錫山縣各南唐所置今因之屬廣信府）

朱子門人

朱子曰祭神與傳學強記高簡。既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者。遂成家之言。使千

博望  
有直  
於者  
不輕

古之說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李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至。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康端性。造詣純篤。斯道有均。務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季。吉利。傷中。而能閉門自守。味殺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君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人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為勝。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卒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生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

之人固孝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學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其字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此舊益精密矣。晏亞夫進孝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月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末明德之躰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李通之來先生必留教自往往通父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西山真氏曰李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李通吾老友也。九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

計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果及為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雲孫劉氏曰李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和說悉拔其根而辯其非凡古書音辭與古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易書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

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有源而流聞者莫不興  
起嘗言支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允  
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季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自不能及義  
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九  
古書盤錯真泰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  
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  
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二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  
之情及求諸窮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字欺也。仲默父師之

託凜凜焉當若有負善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  
考序文之設計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王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  
誥泰誓頌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  
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  
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  
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然東四聖而象已著範  
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變通之妙或即象而  
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聖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  
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

仲默不愧父師之託

三世轍

西出義

足以語此仲默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謂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具於講說者特簡  
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由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  
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按宋鑑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卒謚文忠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徒祀孔子朝廷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乃秩太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  
之踊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注  
洋洋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

不講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  
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黃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  
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諱而不知後有  
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  
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泥曹立為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察  
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當茲既開

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集覽韓泥曹按宋鑑泥曹安陽人琦之曾孫以陰知

閣門事慶元初推定策功授保寧節度使由是得秉國政用遂大  
臣禁用偽學朝野各感既而平章軍國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

初定議伐金喪師  
夫利史弥遠殊之

魏華父

按宋鑑華父字了翁印州蒲江人本高姓出繼魏氏因姓魏慶元進士累官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卒  
謚文靖累贈秦國公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殷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者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孟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子君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夫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印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

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名義及身以求仁審大小學之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  
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謬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  
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  
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  
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  
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  
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感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  
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集覽百鶴山下按一統志白鶴山在嘉  
定州和縣西八里舊名四明又名  
群羊漢胡安聚徒教授山下后乘白鶴仙去因名不備魏了翁  
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生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李

許衡 字平仲 號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

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渾于秦樞衣其門所  
在林方極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曹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  
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  
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更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老之訓  
其子兄少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  
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  
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  
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有小學  
入先生亦日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

也集覽

魏樞隱蘇門按元鑑樞平州柳城人有王佐才世祖召至首康帝王洽平大維世祖嘉納自是內修外攘之政咸委

任焉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辛謚文獻按一統志蘇門山名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北門山晉孫登隱此歸蘇門先生既藉

往見之與商畧終古嘿然不應藉退至半山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隰也趙復仁甫按元鑑復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闕出征江南

得得之會魏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悅與之北上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竟不受官學者稱曰江漢先生孟浪莊子外篇瞿昔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注孟

浪猶言輕率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水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車然有守其恭儉正真

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

光少來十被召旨未嘗果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

無肯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之道之蘊故告世

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

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一守言

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

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

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用振事

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

而知愛遠之而知莫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嘿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

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集覽世祖按元鑑世祖名忽必烈靈宗同母弟庚申即位改元中統復改至元帝度量寬弘知人善在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一十六年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乘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翁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按元鑑澄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人學者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發音校正皇極經世書大小戴記老子莊子仕至翰林學士學者稱草廬先生卒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公國朝詔從祀孔子廟庭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君子馬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志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

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人  
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於運垂息有其  
齒特異常人得斷簡於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其邁自任以天  
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  
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  
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寔失其舊先  
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  
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  
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  
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及身克治以踐  
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

雖不列在弟子身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夫  
康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  
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  
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于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曾  
浮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  
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于朱子集教子之大成則  
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  
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  
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其學

師表百世

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其文章皆行于世  
公隱居時有草奏數問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唯此程文憲  
鑑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李士承有母有草  
極言民間利病及精搜訪賢才世祖出日嘉納之卒諡文憲追封建  
國公有雪 ○元文敏公明善以學有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所  
先生言如探淵海

新刊性理大全四十二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三卷

學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  
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  
少所見皆不善縱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  
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  
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挫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  
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補  
註李龍云豫禁於未發之謂豫知謂心之所  
知思謂心之所思格言至言也鑠銷也  
人多以子弟輕俊為

大學之法  
為先